



〔日本〕松本清张 著
曹修林 译

SHAQI
砂器
SHAQI

春风文艺出版社

SHAQI

SHAQI

砂 器

〔日本〕松本清张 著
曹 修 林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这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长篇小说。故事是从蒲田调车场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开始的……作者笔下所描写的和贺英良，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市井流氓，而是音乐界名扬一时的大红人。他唯恐暴露自己微贱的身世，失去如花似锦的“玫瑰色的人生”，竟对他的恩人下了毒手……

作者惊人地把艺术家的才华和罪犯的凶狠统一在和贺身上，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丑恶和弊病。小说的艺术构思很有独到处，错综曲折的情节，洗炼朴实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读来引人入胜。

Shaqi

(日本) 松本清张 著

曹修林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27,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15 $\frac{3}{4}$ 插页：2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

责任编辑：冯耀明

责任校对：王伟

封面设计：杜凤宝

统一书号：10158·890

定价：2.3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罗斯酒吧的来客·····	1
第 二 章	卡梅达·····	26
第 三 章	“新群”·····	58
第 四 章	搁浅·····	87
第 五 章	飘撒纸雪花的女人·····	121
第 六 章	方言分布·····	152
第 七 章	血迹·····	184
第 八 章	变故·····	217
第 九 章	摸索·····	248
第 十 章	惠美子·····	280
第十一章	她之死·····	308
第十二章	混沌·····	340
第十三章	线索·····	372
第十四章	无声·····	397
第十五章	航迹·····	423
第十六章	一份户籍·····	450
第十七章	广播·····	478

第一章 罗斯酒吧的来客

国营电车蒲田站附近的一条小巷里，从门面不大的罗斯酒吧窗口透出灯光。

十一点过后，蒲田站一带一般店铺已经打烊，惟有铃兰花状的路灯闪动着幽暗的亮光。从这朝前走，那里有一条巷子，饭店、小酒吧连檐栉比。惟独这间罗斯酒吧却孤零零地座落在这里。

店内设备粗陋不雅，颇似郊区的酒吧间，一踏进门，眼前便横着一条长长的柜台，角落里点缀似地设有两处雅座。此刻，雅座空着，只有三位职员模样的男子和一位象是同一个公司里的女办事员支撑着胳膊肘坐在柜台前。

看上去客人都是店里的熟人，在年轻的酒柜招待和侍女面前，也毫无顾忌地热烈交谈着。

电唱机不停地播放着爵士音乐和流行歌曲。几个姑娘时而伴着节奏打拍子，时而合着乐曲哼小调。

客人已有些醉意。从谈话中听得出他们在别处喝过了酒，回家途中又从蒲田站下车，聚到这儿来的。

“你们那个科长啊，”一个男子上身凑近他的同伴说道：“简直成了部长的奴才！看他那副低三下四的丑态，令人作呕。总得斥斥他才好！”

“他身边的人最坏，是副科长们挑唆他干的。事到如今，斥他也无济于事了。”同来的职员端起酒杯呷了一口。

“那家伙太丢人啦，没人不耻笑他！”

“其实他本人早就晓得有人耻笑他。不过，要瞻前顾后，就休想出人头地；当今只有无所顾忌，溜须拍马，才能飞黄腾达。当然，还不知他心里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喂，阿美，你说呢？”

他扭头望着旁边的女子。那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办事员佻薄地抖着肩膀。

“可不是吗。我们部长对局长三年后退休，早已有了盘算；他自己手下的副职们，也都垂涎三尺，盯着他这个部长宝座哩！”

“真是刮大风乐坏了修桶匠啊！善于钻营的人，盘算不到这一步是不行的。当然，这都与咱们无关。咱们每天晚上喝他个一醉方休，就够痛快了。可怜哪！不过，天天来，可让你发财啦！”客人说着把目光投向了柜台。

“多谢关照！”柜台里的年轻招待，满脸含笑，说着恭恭敬敬地弯腰鞠了一躬。

“喂！阿美，我这个月的借支还没过杠吧？”

“啊呀，早过了，不行啦！”

“那么，这月又是厚厚的一叠借据啦。发薪那天还得赶紧找会计预支下月工资啊。上月只剩下一张千元券夹在借据

里。阿美，这个月还得请你多多帮忙。”

“你这个人真讨厌，来到这，还净谈些不愉快的事！”

这时，店门打开了，走进来两个人。

酒吧间里，灯光微弱暗淡，烟雾缭绕，人们一时看不清来人的面目。

“里面请！”酒柜招待从柜台里最先看到来客，爽朗地喊了一声。他看清了来的人并不是熟客。

“里面请！”侍女也随声转过头，向来客打着招呼。

在座的客人中也有两人禁不住圆头瞥了一眼，由于不熟悉，便转过脸去继续闲聊。

新来的客人中，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西装，另一个穿着淡灰色的短衫。也许由于柜台前已坐着那几位饶舌的酒客，他们为了清静，朝角落里的雅座走去。

侍女住子急忙起身去照拂客人。

穿西装的人有五十岁左右，银发斑斑；穿短衫的男子在三十岁上下。当然这只是他们给别人的粗浅的印象。

住子从柜台上拿来两条擦脸毛巾，送到客人座前。

“您用点什么？”住子问客人。

年轻人把商量的目光投向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来点威士忌苏打水！”半白头发的男子答道。

这句话不是东京口音。后来住子对警察回忆说，当时的一瞬间，她觉得客人是外乡人，是东北地区的人。

住子报了两杯威士忌苏打水。

先来的客人们的话题扯到影片上，正好是住子喜欢的演员主演的，她不知不觉地被吸引过去。她很有兴致地不时在

一旁插话。“喂，好啦！”酒柜招待把直冒沫的玻璃杯放在柜台上，住子下意识地吐了一下舌头，将杯子放在银盘上。

“让您久等了。”住子走近雅座，把杯子一一送到客人面前。

这时，两个客人正在窃窃私语，一见她走来，就停下不说了。

“我说……”

住子刚想在旁边坐下来，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便连连向她摆手。他的头发蓬乱，落满灰尘，短衫衣领上也净是褶皱。

“对不起，你请便吧！我们有事要谈。”他有点神经质似地说。

“请！您慢慢谈。”住子躬身施礼，返回到柜台前。

“那边象在谈什么事！”

“是吗？”她的伙伴也向雅座瞥了一眼。

住子对客人很陌生，加之所谈的又无趣，索性继续兴奋地和熟客们谈起电影来。

柜台这边，话题又从影片转到棒球上。酒柜招待对此颇感兴趣，也兴致勃勃地同客人攀谈起来。

对雅座里的这两位客人，谁也没有过多注意。女侍们对于不让她们靠近而窃窃私语的客人是不喜欢的，与其照料冷冰冰的客人，还不如同熟客们闲谈的好。

雅座里的客人十分亲昵地交谈着。女侍由于职业的关系，不时地朝那边望去，怕客人的酒杯空了。可是，看过多次，杯子里的威士忌，依然剩有一半。真是不景气的客人！

雅座前面，正好是通往厕所的出入口。女侍和客人们时

而要从雅座旁边走过。

住子从一旁经过时，无意中听到他们操着东北口音，浊音特别多。年轻人还好一些，花白头发的老头乡音很重。

不知道两人在谈些什么，住子偶尔听到年轻人说：

“‘卡梅达’如今还是老样子吗？”

“嗯，一点没变……见到你，高兴极了……大家知道了，不知会……”

老人的讲话声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

住子心想，这两个人想必是阔别多年不见的朋友。“卡梅达”可能是二人共同熟识的人。后来她曾向警视厅的警探谈过这种想法。

“哦，快十二点了！”一个客人看看手表喃喃地说道。

“该走啦，就剩末班车了。”

“哎呀，糟糕！”女办事员说，“坐末班车就麻烦啦，从车站到家，还要走十几分钟呢！”声音里带着几分倦意。

“忙什么，再玩一会嘛！晚了，我送你回家。”

“让你送，我可受不了。”女子醉醺醺地说，“我哥哥会到车站接我的。”

“哎呀，谁知道是不是哥哥？！”

“对不起，反正和你不一样。”

“哈哈，碰钉子了吧！对阿美还是放老实些为好，每到月底，还少不了要人家照顾呢！”

“好了，别再谈这些不中听的话喽！”

在他们闲谈时，雅座里的两个人也站了起来，结完帐离开了罗斯酒吧。

此时，恰好有两个走街串巷靠弹奏吉他为生的人，在距酒吧五、六米远的地方，与这两个人擦肩而过。

.....

这件事发生在五月十一日夜晚。

二

京滨——东北线始发电车凌晨四点八分由蒲田站发车。司机、乘务员和检车工，为了按时发车，照例刚过三点便离开值班室，向停放电车的调车场走去。

这是五月十二日凌晨，宽敞的调车场里，并排停放着无数辆电车。天色漆黑，一片清冷。

当年轻的检车工，手拿电筒照到后部第七节车的车轮时，突然吓呆了。他屏住气，呆立在那儿，接着便挥动着双手，踉踉跄跄地向车头跑去。这时，司机正站在刚刚送上电的驾驶台前。

“不好了，发现‘金枪鱼’^①啦！”他尖声喊叫道。

“‘金枪鱼’？”司机起初怔了一下，不一会便笑着说：

“嘿，车还没开，怎么会有‘金枪鱼’呢，准是你还没睡醒，冷静点！”

“不，没错，是有条‘金枪鱼’躺在那儿。”

检车工面色苍白。司机和刚好赶来的乘务员决定先到现场看看再说。

“就在那里！”

① 被车压死的尸体。

来到第七节车厢，检车工老远就打亮手电筒往车厢底下照。在光亮处确实有一具血淋淋的尸体紧挨车轮横躺在铁轨上。

司机蹲下一看，顿时大吃一惊。

“哎呀，太惨啦！”乘务员惊愕地叫了一声。

三人凝眸尸体，木然。

“赶快报告警察，可时间来不及呀。”还是乘务员冷静地说了一句，他计算了一下离四点零八分首车发车时间只剩二十分钟了。

“好，我去报告。”司机径直地向远处的办公室跑去。

“大清早就不吉利！”恢复了平静的乘务员喃喃地自言自语，“奇怪！车还没开动，怎么会压得满脸鲜血呢？”

调车场里，并排停放着许多列电车，首车紧靠栅栏，与相邻的电车只隔一公尺左右。尸体的头朝着栅栏。调车场内路灯高悬，尸体却躺在被电车遮住灯光的暗处。

夜幕卷起，天将破晓，远处灯光在闪动。办公室的人们手持电筒闻讯赶来，值班的副站长也随同而来。

“哦！”副站长睁圆眼睛望着车体下面。电车行驶时会压死人，可是，从未见过停车场的电车下面躺着尸体。

“马上与警视厅联系，无关人员不得靠近现场！头班车改换二〇八号。”副站长果断地作出决定。

“哎呀，可真惨啊！”其他一些人也都蹲在那里注视着车轮议论纷纷。男尸满脸血糊糊的，使人自然地联想到赤面鬼。

这具尸体若不被人发现，车一开动，就会碾碎他的头，

轧断他的腿。因为尸体头枕着一条铁轨，大腿搭在另一条铁轨上。

当警视厅的警察赶来时，已经日出东方，霞光四射，调车场上的路灯都熄灭了。

随同一处一科科长黑崎赶来现场的有侦查员和鉴定员等七、八人。此外，还有五、六名常驻警视厅的各报社记者，不过，他们不得接近现场，只能呆在距现场很远的地方。

电车甩下第七节车厢，拖着其余六节驶出调车场。出事的车厢孤零零地停在那里。

鉴定员们围着车厢忙碌起来，又是拍照，又是画示意图，还从办公室借来调车场的地图，在上面标上红线。

他们将外围情况记完后，从车底下拖出尸体。死者面部血肉模糊，似乎是被入用钝器猛击所致。眼球凸出，鼻梁塌陷，嘴唇裂开，花白的头发上沾满鲜血。

鉴定员马上开始验尸。

“死的时间不长呢！”一名鉴定员蹲着说。

“可不是吗，死后大约三、四个小时吧！”

当天下午，在 R 大学法医系解剖了尸体，结果如下：

○年龄，五十四、五岁左右。略瘦。

○死因，被扼死。

○面部创缘性挫伤无数，手脚多处擦伤，表皮脱落，呈条状红肿。

○胃内发现淡黄褐色混浊液（含酒精成分）以及尚未消化的花生米。

○混浊液约 200cc，经化学检验，含有安眠药成分。

○综上所述，被害人系饮过放进安眠药的威士忌后被人扼死，面部又遭到无刃凶器（石块、铁锤等）猛击。

○死后约三至四小时。

侦查员们经过搜索，在现场附近公路与调车场之间的一条水沟中，发现了作为凶器用的石头。上面沾着泥污，洗掉后，露出了残留的斑斑血迹。经过化验血迹与被害人血型相同。石头直径约十二公分左右。

被害者手脚上的多处擦伤也很快查明。紧靠公路的调车场外围的木桩上钉着带刺的铁丝，有一处剪断了，看来是被进进出出来玩耍的顽皮孩子无意中剪断的。但是，铁丝依然残留在那儿。被害人被人从公路上拖进调车场时，铁丝刮破手脚，造成了擦伤。

根据解剖结果判断，被害人饮进含有安眠药的威士忌后，沉沉入睡，失去抵抗。这时，犯人将被害人掐死，从公路上拖进了调车场。接着又用附近的石块猛击死者面部，之后将尸体拖进首车尾部的一节车厢下面。

被害人头发花白，年龄五十四、五岁，身高一米六十，体重五十二公斤左右，营养良好。从他身着普通西装、内衣和衬衫来看，仿佛是个工人。警察检查他随身带的物品，没有发现一件可以证明身分的东西。西装上没有缀记姓名，衬衣也没有洗衣店的标记。

从发现尸体的时间推算，作案时间大约在午夜十二时至一时前后。这时现场附近断绝行人。凶手将被害人杀死后，仰面放在电车的轨道上，电车一开动，死者就会被车轮碾得粉碎。凶手企图毁坏死者面容，使人无法查明。可是，凶手

并不知道，检车工事先是要进行起车检查的。

调车场里路灯彻夜长明，犯人故意将被害人放在车厢之间的暗处，分明是不让行人发现。被害人西装上没缀姓名，说明是他廉价买的；衬衣没有洗衣房的标记，表明是自己动手洗濯的。可见死者经济上并不富裕。

侦查总部由此断定，此案不是抢劫案，而是熟人之间因怨恨而引起的凶杀案。至于是否出于相互间的争风吃醋，还有待进一步查清。当务之急，是要首先查明被害人身分。侦查员们以蒲田站为重点开始分头调查。一名侦查员从车站附近的罗斯酒吧获知，当天夜里被害人与其同伙曾到过这里。

据罗斯酒吧的侍者讲，两位客人都是初次来店。侦查总部请来罗斯酒吧的侍者和当时在酒吧的某公司职员，详细询问了情况。

据他们反映，被害人和其同伙是在当晚十一点半左右走进酒吧的。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女办事员总在顾虑着目蒲线的末班电车要在三十分钟后发车，所以记得十分清楚。

关于这两位客人的面貌没有人记清。只说一个人满头白发，另一个人三十岁左右。

侦查总部从酒吧侍者、当时在场的客人以及在酒吧外面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弹吉他的艺人处了解到，被害人操东北口音。这给侦查总部迅速查清被害人身分提供了线索。

“从哪里听得出是东北口音呢？”负责的警察问道。

“年长的客人说话时带有明显的‘斯斯调’^①。年轻人说的

① 日本东北地区特有的浊音和鼻音。

似乎象是普通话。”

但是，据女侍住子提供，被害人同伙曾操着东北方言询问被害者：“卡梅达如今还是老样子吗？”不光住子，另一位女侍也听到过这句话。

就是说，两人在谈话中，时常讲起“卡梅达”这个词。

“卡梅达”到底是什么呢？

警察们对此颇感兴趣。因为这是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的唯一具体的名词。

“‘卡梅达’大概是他们两人熟识的朋友的名字。”一位警察这样推想，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就是说，被害人同加害者本是老相识，但近来好久没有见面。这次邂逅相逢，使他们走进了邻近的这家酒吧间，并且谈到了“卡梅达”这位朋友。由此判断，花白头发的被害者最近曾与‘卡梅达’见过面，或者有所交往，而年轻人则很久没有见到“卡梅达”，所以才向被害者打听“卡梅达”的近况。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这个随同被害人走进罗斯酒吧的年轻男子，即使不是杀人凶手，也是与此案有密切关联的人物。

此外，酒客们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偶尔听到：“想念”，“其后总不如意”，“近来总算对这种生活习惯了”等断续语句，这也是被害人操着“斯斯腔”讲的。同来的青年男子的话，却没有听到。因为他声音很低，近似耳语，这也许是他有意这样做的。而且每当有人去厕所路过他旁边时，他总要尽量把自己的面孔掩饰起来。从这位男子口中唯一听到的，就是女侍提供的“卡梅达如今还是老样子吗？”这句

话。

“被害人五十岁左右，工人模样，原籍不在东京，出身
为东北地区，在东京工作，熟人中有人叫‘卡梅达’”，这是
侦查总部为被害人描绘的形象。

鉴于被害者工人打扮，决定以市内各廉价公寓和旅店为
重点进行查访。

晚报也以大量篇幅报导了这一案件，估计被害人如有亲
属，一定会有所反应的。但是，两天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
报告，连一个熟识被害者的人也没有出现。

本人既然在蒲田站附近的酒吧饮酒，住得一定 不会 太
远。因此，总部集中力量在大田区进行了搜查，但也没有取
得什么效果。

“在蒲田站前的酒吧饮酒，未必就一定住在这附近。”
有的警察提出了不同看法。

“蒲田站既通国营铁路列车，又是目蒲线、池上线的交
叉点。因此，被害者也许住在目蒲线或池上线沿线。”这种
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样一来，搜查范围 将 大大 扩
大。

“既然国营铁路列车往返于横滨樱木田至埼玉县大宫之
间，因此，也不一定非要局限在这两条私营铁路沿线。”又
有人提出了新的观点。

“这也不无道理，”科长说，“不过，与其搜查国营铁路
沿线，倒不如以蒲田站这两条私营铁路的交叉点为重点更好
一些。因为这两个人是在午夜十一点半左右走进罗斯酒吧的，
由此判断，他们是这两条铁路沿线居民的可能性较大。事实

上，出面作证的酒客们就是家住沿线的职员，是准备搭乘末班车回家的。我想他们也可能是这样。”

意见暂时统一起来了。

“听目击者讲，被害者操东北口音。加害者几乎没有讲话，他讲什么口音呢？”

“被害者的同伴，估计就是加害者。他曾向对方说过，‘卡梅达’还是老样子吗这句话。照罗斯酒吧女侍的说法，他讲的是标准话，稍带点东北口音。从谈话情况可以看出，他俩并不是在东京才相识的，似乎是东北地区的同乡。”另一位警察这样说道。

三

侦查总部确认，“卡梅达”是条线索。找到“卡梅达”就可以查清被害人和凶手的身分。“卡梅达”可能是“龟田”^①。龟田之姓老东北地区不在少数，如果一一查找，自然并非轻而易举。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侦查总部决定请求警视厅东北管区，从青森、秋田、岩手、山形、宫城、福岛各县警察署辖区内查找出姓龟田的人，然后再根据集中上来的名单依次进行调查。

事件发生后一周过去了，被害人身分不明，凶手也杳无下落。

总部从被害人惨遭杀害的状况分析，凶手身上一定会溅有大量血迹。因此，通过市内各出租汽车公司查问当晚是否

① 日语龟田读音是“卡梅达”。